芒种

□张平

芒种是24节气第9个，每年6月5日左右，太阳黄经达到75°。芒种总的来说是麦类有芒作物已经饱满成熟，即将进入急迫的收割。芒种当然也是秋季作物谷、黍、稷等即刻播种的最忙季节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五月节，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。”可见一般收与种就是这个意思，芒种有一层读音的意思。芒种更是人们常说的三夏大忙季节，夏收夏种和春播小苗作物的夏管，同在这个节气进行，农活是比较繁重的。

在这个节气里是农民最辛苦的一段。家乡的老人常说：“到了芒种节，黑白不能歇。”干活不分黑白，吃饭不分早晚。一年的口粮都在这个季节，不抢收抢种，谁会给自家一年的饭碗开玩笑，粮食成熟了，一个抢字就不显得那么扎眼了，大家都在抢，粮食不进仓，谁也不敢停下脚步，家乡好称“抢芒种”。芒种给了咱农民是一种勤劳和朴实，是对一粒粮食的爱，那个抢是温暖人心的。“三麦不如一秋长，三秋不如一麦忙。”秋季作物，可以等一等靠一靠。芒种节里的小麦是不容农民迟疑的，只有抓到手里才叫粮食，种到地里才有希望。如果在这里你怠慢了节气，赶上连雨天，你会欲哭无泪。

记的我初中毕业回到家，放下老书包；第一走进的就是这芒种节，拿起镰刀，跟父亲去割麦，加入了全村抢芒种的队伍。从此我记住了我人生扎扎实实干的第一个节气，叫芒种节，是收获父亲的胜利果实，沉甸甸的小麦是父亲用双手辛辛苦苦种出的，我知道芒种是送给父亲一个丰收满意的终点站。父亲很高兴，父亲给我讲了咱农民的芒种，就是收麦子，就是回报，一麦顶三秋，芒种芒种，连收带种，不容易啊！其实，我开始跟庄稼打交道，父亲没少教导我，种啥收啥都在这24节气里。芒种在24节气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，第一次我便牢牢记在心里。

“五月芒种不动镰，四月芒种收一半。”节气在父亲的眼里就是一本烂熟的书，流年给他装订的很精美。你的诸多不懂，父亲会娓娓给你道来，这就是五年二闰赶的，如果是上半年闰月，四月芒种一定收了一半；如果赶上下半年闰月，那五月芒种就不可能动镰，还的往下推迟；这就是节气的变化，种地人会时刻注意着节气的到来以便农事的安排。

咱老百姓忘记了初一十五的日子可不能不知道节气的到了。我小时候跟父亲一块赶年集，父亲首先要买一张灶老爷让我拿着，是印在一张白纸上的版画，也不好看呀。回到家父亲把灶老爷端端正正贴在锅屋的灶台上，每天烧锅盛饭都能注视到灶老爷。后来我才发现，灶老爷是一个方面，更主要的是要看灶老爷下面的24节气令，什么时候是什么节气，什么该收什么该种，这才是咱庄稼人时时挂心的。节气在那面墙上对着我们的一日三餐，提醒着吃着的人别忘了种；如果你错过了节气，那你的碗里一定会少了这种农副产品的果实和香味。

节气到了，父亲会第一时间告诉母亲，也会告诉我们。芒种到了，母亲开始准备家里的，腾好地方，缝好口袋，收拾房屋还有吃的。父亲会把使用的家什修整一番，三牛担二牛盘，辘轳郭子防火桶，叉把扫帚扬场掀，镰刀磨石茶水罐；父亲很细致，只要是在这个节气里需用的，父亲都能想到；我渴望的是母亲能多煮一些鸡蛋。种的东西也要准备，肥料种子和农药，有的时候正在收割，突然落雨了，就得要种子下地，春争日夏争时，赶早不仅晚，遇上干旱，耽误农事是要减产的。

芒种给农民送来了丰收也种下了希望。芒种有更多的鲜果和你面对面，大棚西瓜拥满集市，黄橙橙的杏青红相交的大甜桃，走街串巷的吆喝叫卖声，抑扬顿挫，挑逗着你的味蕾，总是说不吃，最后还是经不起诱惑，买它个大包小包往家提。芒种给种者一个收入的节气，你不负地，天不负你；你的辛勤终有回报；父亲时常交待我们这样做。农活不苦，我做什么？虽然我忙，都是我想要的，我忙我快乐着；芒种压迫我们一个伐的身体，可给了我们一颗勇敢的心。一年一年的芒种，才让我过的很出息。

芒种热浪的烘烤是初夏的端倪，我的皮肤一向不堪一击；可父亲赤铜色的皮肤，不在乎任何骄阳的敲打，炎热能把他皮肤里的水挤出来，挤干挤成一张滚烫的锄头，可赶不走他在地里劳作的身影。那时粮食进仓了，都擦干了背脊的盐碱汗，父亲要扶持小苗在夏季成长，有钱难买芒种旱，抓紧小苗锄一遍，六月连雨吃饱饭。芒种节怎么不想起父亲，芒种节是父亲战天斗地的时刻。

芒种到了，早已今非昔比，农人再也不用流那么多的汗，抢收抢种还是那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以前的那种苦留在笑谈间或者渐渐远去。芒种麦已熟，谁还再开镰；西风烘穗干，机械开进田；税赋千年免，粮仓万户填；麦收玉米播，除草药一遍；只等秋后边，囤满摺攀巅……

（作者系台儿庄区文学爱好者）

一点萤火照心明

□崔向珍

故乡的院子紧邻着一方苇塘，童年的夏夜里，萤火虫纷纷从苇塘边飞出来，在暗暗的树影和草丛里飞来飞去，像是黎明前微弱的星光在做不规律运动，一点点神秘的萤火一次次闪耀在年幼无知的心上，我常常不停地追随着它们的那点光亮奔跑。我也曾经傻傻地问过父亲，这些会飞的甲壳虫肚子里有煤油吗？

正在批改作业的父亲被我的傻样逗乐了，他笑地前俯后仰地对我说：“你先自己寻思着，我改完作业告诉你。”那晚上的我，一点困意都没有，就静静地看着到处飞舞的萤火虫们，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等着父亲的答案。父亲改好了最后一本作业起身，把蒸馒头用的笼布拿在手里对我说：“爹先给你捉几只萤火虫来看。”

高大的父亲把笼布展开，开始奔着萤火虫的那点点黄绿色光亮撒开腿狂追，把菜地里的南瓜秧都踩烂了不少，好不容易才捉住了一只。他对母亲心疼南瓜秧的唠叨充耳不闻，兴致勃勃地坐了下来，将我揽到他汗湿的怀里问我：“看见笼布里的萤火虫了吧？”我看着在笼布里依旧不安分的那一点亮光高兴地说：“看见了！”父亲又把笼布包凑到我的鼻子跟前让我闻：“有煤油味不？”我使劲地凑上去闻了半天，又使劲地摇摇头：“没有！”

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，萤火虫的肚子里没有煤油，但是有一种发光细胞，如果把很多萤火虫聚在一起，还能借着它们的亮光读书呢。借着我的好奇，父亲又把《囊萤映雪》的勤学故事讲给了我听，听得痴痴呆呆的我问父亲：“等我上学了，也能像车胤那样读书吗？”爹听了我的话，摸着我的头笑笑说：“傻孩子，车胤是因为家穷买不起煤油才囊萤读书的，你有煤油灯照亮，就不用萤火虫了，我们一会就把它放了，萤火虫是蜗牛的天敌，它可以帮我们保护庄稼。”

自从父亲给我讲了《囊萤映雪》的故事，对着那些黑暗里飞来飞去的萤火虫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幻化出一大笼布萤火虫把黑夜照得亮堂堂的，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正在高兴地读书的情景。后来，我把这个小故事讲给我的小伙们们听时，他们一个个傻愣愣地看着那些萤火虫，很有些不相信的样子。后来上学了，学了自然常识和动植物学，对萤火虫的了解更深了，对《囊萤映雪》的感触也更深了，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读书，以至于成为了一个无书不欢的人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现在的萤火虫越来越稀罕了，有时候想起来故乡美好的夏夜，想起来囊萤苦读的车胤，想起来杜牧的那句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想起来父亲手拿笼布透出的那一点微光，总会把我已经中年的心微微地润湿一角，一种很朴实很温馨很美好的感觉悄悄地蔓延，在喧嚣的城市里荧光闪闪。

(作者系山东省东营市文学爱好者)

那年麦收

□韦良秀

芒种前后，田地里肥肥的麦穗逐渐饱胀起来，宛若分娩前的孕妇，充实而丰盈。放眼望去，那连成一片的金黄给整个大地涂上了一层富庶与华贵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麦收就是一场战役。为了赶在天黑前把大田里的麦子收割下来并拉到农场里，全家人常常要起个大早。那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拉着架子车，带着捆麦子的绳子，扛着杈子，我则紧跟在后面，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加班饭几个馒头、一包咸菜、几个咸鸡蛋和一壶开水。

割麦，就像割草。把镰刀磨得快快的，向麦子根部猛砍，麦子便轰然倒下。割麦子时通常三个人一垅，割得快的在前面打头，先割一把分成两股，把两头儿一拧，然后左手拢麦，右手挥镰，唰唰唰，一会儿就割出去老远。接着，第二个人开始跟着割，最后一个人负责捆麦子。老人和孩子们，则跟在后面忙着打捆、捡麦穗，争取做到颗粒归仓。

我不甘心做那些“零活”，也想学着大人那样割麦子。母亲一边示范，一边向我讲解动作要领：“右手拿好镰刀，左手反手腕抓住小麦，一刀一刀地割。”起初，我的双手和脚步配合不协调，显得有点手忙脚乱，不仅速度慢，麦子也撒了一大半。母亲站在旁边，表情显得很紧张，再三提醒，别让镰刀割到小腿。

割过的麦子要码放整齐，等到下午天气稍微凉快一点，地面有潮气时，就要把麦子捆起来。捆麦子也是个技术活，须从成堆的麦子下面抽出一把有些软的麦子，平均地分成两组，把麦穗下面的部分用力地拧在一起，搁在散放的麦子的中间，然后将其拦腰捆起来。捆麦子也是需要力气的，如果捆得太松了很容易散架。接下来，就要把成捆的麦子用架子车拉到打麦场里去了。装车也不容易，刚开始的两层比较好装，只要把麦捆挨紧了放就可以。到了第三层时，父亲便会用两头箍上铁尖的扦担往麦捆中间一扎，挑起来往平板车上扔。母亲则站在平板车上，把扔上来的麦捆摆放整齐。麦子一层层码上去后，就要咬好茬口，咬不好茬口路上遇上个坑洼或斜坡很容易翻车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一车麦子很快就装好了。许许多多拉麦的架子车和拖拉机从四面八方涌向麦场，尘土飞扬，人声鼎沸。打麦场里人们的叫嚷和欢笑，使麦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夜里，银色的月光铺满麦场，大人们在场上打麦子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则爬上高高的麦垛，伸出手指，极认真地数着天上的星星。那时候，空气中总会弥漫着一股香甜的味道，这是农人盼望已久的麦香，是实实在在沁人心脾的麦香。

麦黄的季节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岁月如流水般一天天滑过，可麦收的记忆在我心底永远也挥之不去，成了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回想……

（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文学爱好者）

《夏花绚烂》李海波 摄

2017年第一季度廉租住房低收入家庭公示

为做好申请廉租住房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，确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现将申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公示。公示期为7天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。

监督电话：3224840

市中区民政局
2017年6月1日

序号	镇（街）	村（居）	申请人姓名	家庭人口	家庭年总收入（元）
1	龙山路	车站	丁继荣	1	4680
2	龙山路	老车站	孙希全	1	4680
3	龙山路	前岭	高桂花	1	4524
4	龙山路	前岭	孙团团	3	37200
5	龙山路	公胜街	王洪涛	2	3420
6	龙山路	公胜街	董和君	2	4560
7	龙山路	公胜街	乔立宝	4	37200
8	龙山路	荣华里	范继国	2	12900
9	中心街	公园	任泽芳	4	37320
10	中心街	公园	王新建	2	11280
11	中心街	公园	张玉平	1	3600
12	中心街	中兴	王三忠	2	4740
13	中心街	中兴	任梅	2	25800
14	中心街	中兴	张士芳	2	12000
15	中心街	薛庄	王侠	4	51216
16	中心街	铁西	高雷	2	13944
17	中心街	大观园	高玉春	3	48240
18	矿区	北山	王满	3	4119
19	矿区	北山	朱广顺	3	5760
20	矿区	东井	刘作云	1	5100
21	矿区	机厂	张辉	2	18600
22	矿区	机厂	邵凯	2	18600
23	矿区	大庙	朱建军	3	12000
24	矿区	东花园	吴升	2	14400
25	齐村	西圩子	黄传江	1	3084
26	齐村	齐东	王艳	1	5040
27	齐村	齐村	庄霞	1	6240
28	齐村	齐东	吕杲骏	2	2400
29	各塔埠	光明	王光存	3	25560
30	各塔埠	官庄	田洪泉	1	7200
31	各塔埠	官庄	付强	1	4320
32	各塔埠	官庄	褚晓芳	1	12000
33	各塔埠	工业区	付正美	4	37200
34	各塔埠	工业区	孙中相	3	24360
35	各塔埠	杨河	李荣连	3	22200
36	各塔埠	杨河	崔凤呈	1	9600
37	各塔埠	一棉	骆树军	1	12192
38	各塔埠	光兴里	李广生	2	8400
39	各塔埠	光兴里	王兵	4	37200
40	各塔埠	邵庄	马景玮	1	5040
41	文化路	龙头	李凤艳	1	9600
42	文化路	龙头	梁克宏	3	37200
43	文化路	龙凤	王长海	1	6240
44	文化路	龙凤	胡静	1	4800
45	文化路	龙凤	周琳琳	4	37200
46	文化路	北龙头	张绍燕	4	23640
47	文化路	北龙头	刘慎秀	1	4800
48	文化路	北龙头	张香连	1	4680
49	文化路	北龙头	高桂田	4	55800
50	文化路	振华	马兰	4	55800
51	文化路	振华	马运刚	1	5040
52	文化路	振华	单桂平	1	15600
53	文化路	振兴	孙爱清	1	6000
54	文化路	振兴	张士新	2	18600
55	文化路	青檀	庄磊	2	8880
56	文化路	孔庄	管庆华	3	37800
57	文化路	文化西里	朱本华	1	5040
58	光明路	陈庄	赵德强	3	13812
59	光明路	陈庄	李厚亮	1	6120
60	光明路	周庄	周传振	4	45960
61	光明路	十里泉	王丽	2	25680
62	光明路	涝坡	马士英	3	27360
63	光明路	涝坡	王克玉	2	10320
64	光明路	涝坡	于绍玲	1	6840
65	光明路	涝坡	张福玲	1	6240
66	光明路	前石碑	张超	2	18600
67	光明路	东山阴	孙娜	2	18600
68	光明路	西各塔埠	张元荣	1	6480

人人遵守社会公德
个个爱护公共环境